

東坡樂府箋



序論

我們祖國的詩歌，自詩經以來，綿歷二千數百年之久，不斷產生着豐富多采的新形式。這些新形式的產生，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開拓它的廣大園地，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一般所說的詞，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這種『倚聲填詞』的新形式，從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五、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的會有『句讀不茸』（李清照說）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也就不妨『一洗綺羅香澤之

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從『曲子』中解放出來，在詞壇獨樹一幟，打開『以詩爲詞』（陳師道說）的新局面。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的。

在『橫放傑出』的東坡詞派尙未崛起之前，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績的，在晚唐則有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則有柳永，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避暑錄話卷三）。這樣，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從心所欲』的來說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溫、柳二家的開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曾說過：『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渭南文集卷

二十七跋金奩集。蘇軾雖與柳永立於敵對地位，但讀到他的八聲甘州：『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還不免要贊美一聲：『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侯鯖錄卷七）。蘇詞的作風，固然脫盡了溫、柳二家的羈絆；但對創調方面，如果沒有溫、柳在前，爲詞壇廣闢園地，那他也就很難寫出這許多『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卷四）的好詞來。飲水思源，不能不在這裏特提一下。

從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謂北宋時代。五代以來長期割據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京（開封）以後，中國復歸於統一。人民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也漸漸繁榮了起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談到當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都市繁華達到這樣的程度，就爲新聲歌曲創造了發榮滋長的必要條件。柳詞所以爲當時廣大人民所喜愛，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可是統治階級的粉飾太平，

掩蓋不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宰相呂蒙正就曾說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宋史卷二百六十五）人民遭受到這樣淒慘的境遇，有良心的詩人，是不能熟視無覩的。加上仁宗朝（一〇三四—一〇四四）對西夏用兵的累遭慘敗，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富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詩人如蘇軾、黃庭堅等，就把西夏這個敵國刻刻放在心上，而有『甘心赴國憂』的雄圖。不但蘇詞有『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獵詞）的豪語；連黃庭堅謫貶黔中時，還把『靜掃河西』（山谷詞瀘守王補之生日洞仙歌）寄希望於他的朋友。這些情況，反映到詩人們的思想感情上，是不容許再像柳永那樣，把生活圈子局限在『淺斟低唱』的『偎紅倚翠』中了。『關西大漢，鐵綽板，銅琵琶，唱大江東去』（吹劍錄）恰好是適應時代要求，發揮了蘇軾的創造性，用來打開南渡諸愛國詞人的新局面，這不是什麼偶然的。

蘇軾是一個『奮厲有當世志』（墓誌銘）的文人。雖然他的政治見解，偏向保守，和王安石立於反對地位；但他畢竟具有愛國思想，而且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他到處興修水利，抑制豪強，連在謫貶黃州和惠州、瓊州時，都和農民相處得很好，並不把個人遭遇戚戚於懷。這是何等坦蕩的胸襟，何等壯闊的抱負！他自己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傳）他的散文和詩詞，風格都是一貫這樣的。蘇轍替他作的墓誌銘，提到他的思想發展，最初是留意於賈誼、陸贄的政論；後來又愛好莊子，說是『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終乃深契於佛教的禪宗，『參之孔、老，博辯無礙。』他的思想無疑還有消極的一面。但他在實際行動中，關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夠在顛連困苦、謫貶生活中，得到廣大羣衆的同情和敬愛。同時他的胸襟開闊，不介懷於個人的得失，不以一時挫抑，動搖他的心志；一直抱着積極精神來追求現實。

東坡詩集卷一

和真理。像那最爲廣大讀者所傳誦不衰的作品，如赤壁賦及水調歌頭中秋詞，都是這種思想感情的表現。他的創作方法是『隨物賦形』，做到『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所謂『不自緣師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說他不過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貫串着真實的思想感情。這是從多方面的學養和實際生活的體驗中得來的。

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的東坡詞，不等於說他全不講究音律。王灼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碧雞漫志卷二）陸游說：『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這都只是說明蘇詞不肯犧牲內容來遷就形式；千萬不可誤解，認爲學習蘇詞可以破壞格律。破壞格律，就不能夠算作長短句歌詞；死守格律而不能夠充實內容，那也就會失却它的文學價值。陸游曾經聽到晁以道說起：『紹聖初，與東坡別於

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同上）我們再看他自己寫的陽關曲：『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把來和王維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逐字對勘，連四聲都不肯輕易出入。他在黃州，隴恬陶淵明歸去來辭作哨徧，明明說到：『使就聲律，以遺』董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東坡樂府卷二）這難道不是作者重視詞的音律的最好證明嗎？南宋以後所謂『豪傑之詞』自儕於蘇辛一派，如陳亮、劉過、劉克莊等，雖然集子中也有些『壯顏毅色』、『可以立懦』的佳作，但是充滿了生硬字面，讀來格格不易上口，失掉了詞的音樂性；這是不能藉口學蘇而自護其短的。

當柳七樂章風靡一世的時候，蘇軾挺身而出，指出向上一路，和他對抗。雖然他的朋友和學生如陳師道、張耒、晁補之等，都不敢明目張膽地起來擁

護他的主張，而且還是抱着懷疑態度，但他自己却憑着滿腔的『逸懷浩氣』，只管『我自用我法』地不斷寫作。這也證明他是確有遠見卓識，看準了長短句歌詞的發展道路，才有勇氣，這樣堅持到底的。風氣一開，於是他的學生黃庭堅、晁補之跟着他走了，他的後起政敵葉夢得也仿效起他的作風來了。北宋末、南宋初期，所有詩人志士，於喪亂流離中，往往藉這個長短句歌詞來發抒愛國思想，以及種種悲憤激越的壯烈懷抱；有如岳飛的滿江紅，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張元幹的賀新郎，石州慢等，以至陳與義、朱敦儒、韓元吉、向子諲、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陳亮、劉過等的某些作品，幾乎沒有一個不受東坡影響的。這個『橫放傑出』的詞風，一方面也推向北方發展，有如金代作家的吳激、蔡松年等，以及元好問中州集中所錄諸作家，也很少不是蘇詞的流派。辛棄疾懷抱『暗鳴鷓鴣』（劉辰翁：辛稼軒詞序）的雄才，突騎渡江，以恢復中原自任；同時把移植金國的蘇詞種子，挾以俱南，於原有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展。所謂『稼軒斂雄心，抗

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蘇詞發展到了稼軒，於是文學史上所大書特書的『蘇辛詞派』才得正式建立；從而使這個特種藝術形式充實了它的內容，不妨脫離音樂而獨立生存，爲長短句歌詞延長了七八百年的生命，宋末作家如劉克莊、文天祥、劉辰翁等，金末作家如元好問，以迄清代作家如陳維崧、吳偉業、曹貞吉、顧貞觀、蔣士銓、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等，雖然因了作者的身世不同而異其造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坡詞格的薰陶，在一些代表作品中，還凜然有它的生氣。窮源竟委，蘇軾在詞學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二十二年前，我曾從南陵徐積餘先生借得舊鈔傅榘注坡詞殘本，並依朱彊邨先生編年本東坡樂府，重加排比箋釋，寫定爲東坡樂府箋三卷。初版剛出，遇到日本侵略者來犯，傳本遂稀。茲因各方要求，略爲訂補，並增蘇轍所撰墓誌銘及各家對蘇詞的評語，仍託商務印書館重印。試論蘇詞的特點和它的影響。

所及，以供參考。不當的地方，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龍榆生寫於上海。

序

詩文集非出手定。爲後人所輯錄者。往往次序凌獵。讀者不得尋迹相證。以窺其旨。於是乎有編年。擣藻遺詞。字有來歷。校正譌舛。必詳其源。於是乎有箋注。東坡詩前有百家王注。毗陵邵長蘅。海寧查慎行。桐鄉馮應榴。仁和王文誥。踵起編年校補。可謂備矣。獨其詞別本單行。未有從事編注者。歸安朱滙尹侍郎。始爲之校訂編年。刊之彊邨叢書中。吾友萬載龍君榆生。好學深思。以能詩詞。先後教授於廈門上海諸大學。暇日復取滙尹所編本。考證箋注。精覈詳博。靡溢靡遺。夫詞於文章。先輩所視爲小道也。然以古例今。街巷謳謠。輶軒所采。士夫潤色。升歌廟堂。三百篇亦周代之詞耳。古今文字嬗降。詩變爲五七言。又變而爲詞。爲南北曲。愈近則愈切於民俗國故。詞莫盛於趙宋。樂章片玉。幾乎家絃戶誦。東坡在當時。異軍特起。孤抱幽憂。託於風人微旨。宜榆生好之篤。而考訂之勤也。比集朋輩爲滙社。月課一詞。座中榆生年最少。著述最矜慎。箋方畢。齋稿就。予殷殷求益。予不能

有助於榆生也。因爲序言以歸之。新建夏敬觀。

序

昔李東陽論坡詩。謂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不得著細事長語。杜詩稍爲開闢。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此說也。予以爲尤合於論坡詞。蓋詩至玉川。逋翁。縱橫奇詭。已非杜韓所能牢籠。雖坡無以遠過。若其詞橫放傑出。盡覆花間舊軌。以極情文之變。則洵前人所未有。插其粗迹。凡有數創焉。杜韓以議論爲詩。宋人推波以及詞。若山谷。聖求。坦庵。竹齋諸家之論禪。重陽。丹陽。礪溪。清庵諸羽流之論道。以及稼軒。中庵。方壺。西崖之論文。徐鹿卿。陸牆東之論政。枝歧。蛻嬾。溯其源實出於坡之如夢令。無愁可解。仲淹。半山。未足比數。此其一也。曹公謝客。好撫經子入詩。在詞則坡之醉翁操。西江月。浣溪沙。爲其權輿。後來龍洲。竹齋之用語。孟稼軒。方壺之用詩。騷。清庵。虛靖之用易。老。以及方壺。衣絮之取義。淮南。蘆川。稷雪之數典。詩疏。雖落言筌。無嫌質實。樂府指迷。以不用經典爲清真冠絕者。非可持繩諸賢不羈之駕。此其二也。湯衡序于湖詞。謂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

詩人句法。發自坡公。此殆指水調歌頭之鑿括韓詩。定風波之裁成杜句。他如以歸去來辭諧哨徧。以山海經協戚氏。合文入樂。尤坡之創製。繼起如石林。陽春。遯庵。道園。後邨。竹山。皆有括淵明李杜之詩。馬遷蘇歐之文。吾鄉林正大風雅遺音。且哀爲專集。固近緒餘。亦見創格。此其三也。荆公子野。始稍稍具詞題。然寂寥短語。引意而止。坡之西江月。滿江紅。定風波。皆系詳序。水龍吟一章。尤斐然長言。自成體製。效之者稼軒。明秀。遺山。秋澗。蘋洲。皆二百餘字。方是間之哨徧。明秀之雨中花。皆逾三百字。白石且以四百數十字。序徵招。詩人製題之風。浸淫及詞。擲其朔亦必及坡。此其四也。要之令詞。自晏歐以降。其勢漸窮。耆卿闡其變於聲情。東坡肆其奇於文字。昔之以瑩冰暉露。不著迹象爲尙者。至是泮爲江河。而沛然莫禦。蓋自凝而散。合其道於詩文矣。四端旨要。無以逾此。雖云禁固旣開。橫流亦濫。其功罪未可遽論。然此豈暖姝拘墟之徒所當容議哉。楡生此箋。繁徵博稽。十倍舊編。東坡功臣。無俟乎揚贊。委爲弁言。聊舉碎義。祈爲讀坡詞者之一助。若云管

鏡筐舉未覽其全則詹詹固無所逃難也一九三四年十月永嘉夏承燾敬序

東坡先生墓誌銘

弟蘇轍撰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